

卑微的我无法想象,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这些植物恐龙是如何忍受干旱、极寒、酷热、风沙的折磨,粗粝的树皮下,蕴藏着何等顽强的生命力量!

倾听胡杨林生命的呼吸

——“车轮上的行囊”之一

□黄俊生



染成绯红,第一次踏足新疆的我,心灵上的震撼比他们那些老驴子要强烈得多。在天池,我们没有多作停留,这样的成熟景区,人工琢磨痕迹浓,失去原始的旷达与神韵,走马观花看看而已,表示来过。

甘肃敦煌有座鸣沙山,新疆昌吉州木垒县也有座鸣沙山,它们一样,白天被游人踩平的山头,过一夜便又恢复原样,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听到沙子互相摩擦的鸣响。大凡经历过的人都知道,爬沙山很费劲,脚踝陷入流沙里,进三步退两步,沙山看上去不过几十米,爬到顶时早已喘成漏气的发动机。我们跟鸣沙山也没过多缠绵,让风吹干汗湿的脊背,就尖叫着呼啸着滑了下去。

我们主要目的地是胡杨林。深秋的胡杨林,美得惊人,站在它们面前,你会想哭。

我知道胡杨树已有好多年。那一年,我陪同人民日报记者、报告文学作家孟晓云在江东小城采访。那时,孟姐的报告文学《胡杨泪》在全国影响很大,文章主人公钱宗仁历经磨难、自强不息的故事打动了千千万万中国人的心。

在孟姐那里,我知道了,遥远的西部,有种种会流眼泪。

它高大、粗犷,在漫长的6500万年的岁月里,风刀霜剑在它身上刻下重重瘢痕,却依然傲立在荒蛮大漠之上,在极其干旱、多变、恶劣的气候下顽强生长,生而不死一千年,死而不倒一千年,倒而不朽一千年,维吾尔人尊敬地称它是英雄树,沙漠的脊梁。

通往胡杨林的小路被简陋的起吊式木栅栏拦着,我掏出记者证与护林员商量,护林员请示了上级,特许我们三辆车进去。于是,在国庆节前这样一个傍晚,大自然在新疆木垒县玉托让格原始胡杨林为我描绘了一幅壮阔的图画:天边燃烧着火烧云,晚霞烧红了整整一片胡杨林的梢头,胡杨或枝繁茂,昂然挺立;或斜倚侧卧,龙盘虎踞。干涸的河谷里律动着苍劲的生命力,呈现出远古的原始风貌。

站在这象征着力量与气势的图画前,我惊呆了。我亲眼见到的胡杨林比孟晓云大姐向我描述的胡杨树更让人震撼!木垒县原始胡杨林,方圆30平方公里

里,与塔里木湖畔的轮台县胡杨公园并称新疆胡杨林“南北双雄”。据分别到过这两处胡杨林的人说,南疆轮台胡杨林表现的是一种生命的活力,北疆木垒胡杨林展示的是一种远古的沧桑。

都说深秋是胡杨最美的季节,在接受了春风的滋润和夏雨的洗礼之后,秋风为胡杨披上浅黄的、杏黄的披风,远远望去,胡杨林如潮如汐,波澜起伏。进入胡杨林区,见不到一滴水,所幸的是,那天没风,林管员说,一旦刮风,胡杨林里黄沙弥漫,十步之外,不见树木。地上是盐碱硬壳,有些硬壳已经被游人踩烂,脚步经过处扬起半尺黄沙。稀疏的草木枯黄败落,触目尽是土黄色。许多粗大的胡杨树一人合抱以上,枝干虬劲、盘根错节。很多胡杨树已枯死,有的已倒伏,有的依然挺立,形状千姿百态,或似鲲鹏展翅,或像骏马扬蹄,或如少女起舞。这鬼斧神工般的形态,呈现生命的悲壮,透出凄绝的壮美,使人灵魂为之颤栗。

卑微的我无法想象,在漫长的岁月长河里,这些植物恐龙是如何忍受干旱、极寒、酷热、风沙的折磨,粗粝的树皮下,蕴藏着何等顽强的生命力量!它们的根,深深地扎进沙漠之下,托起千秋不倒之身,造就千载傲世之骨,铸成千古大漠之魂。它们不因生活的贫瘠而放弃对生命的渴望与追求,从那些扭曲的胸膛里,我听到生命的呼吸,一种自强不息和超然豁达的呼吸,那满树的金黄,那丰盈的皱褶,无疑是胡杨一生最坦荡的总结。它们有时也会因伤流泪,但即使流泪,也是悲壮的英雄泪,人们用这含碱的泪来食用、浆洗衣服。

站在这片英雄林前,我又想起《胡杨泪》,想起钱宗仁们不屈的生命历程。

不见胡杨,不知大景之壮阔;不识胡杨,不知生命之辉煌。如今,我知道了,世界上有最古老的树叫胡杨,地球上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中国,中国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新疆,新疆百分之九十的胡杨在南疆塔里木湖流域。而在乌鲁木齐北边的中蒙边境上,有片原始的生命之洲!



这歌声太苍凉,使我不忍没心没肺地投入我的烟火红尘中,仿佛他人的苦痛渡我成佛。

爱恨是一件事

□维愚



《love is blind》初版诞生于1975年,由传奇民谣歌手Janis Ian创作并演唱,抒情布鲁斯曲风;2002年日本传奇制作人龟田诚治将此曲重新编曲,以摇滚曲风重新面世的《love is blind》由椎名林檎演唱,由此在亚洲地区获得了更大知名度。

人的一生所患有限,无非爱与恨,生与死。爱恨如暗影,蛰伏在生命的母题之下,它们轮廓相似,深浅不一。

“Love is blind”,爱是盲目的,它使我爱时记不得你的坏,恨时忘却你的好,你在时,我忘了世界,你不在时,我忘了世界。妙的是,无论用多么晦涩的语言描述爱恨,人们总能读懂。爱恨是一件事。有人说,世上所有的情感如果都归结于爱,该多无趣。正如一篇文章如果通篇都在歌颂爱的伟大,那也是十分枯燥无趣的文字。比起爱恨生死,此时我更想下楼吃一碗酱油小馄饨。但这歌声太苍凉,使我不忍没心没肺地投入我的烟火红尘中,仿佛他人的苦痛渡我成佛。

我们对他人的爱与喜悦无动于衷,对他人的恨与苦痛无能为力,所谓共情无非由你的苦痛思及我的苦痛,却往往要装出悲天悯人的模样。仿佛都一样,都是好的。

成佛也要历劫,还要承担破戒后被贬下凡重新修炼的风险。

终是爱恨碌碌。还是做人好,在生死的框架里,爱恨间打滚,不时还能将之拿来写作歌,赚得来往老少的一声叹息,几滴眼泪。

她的画充满轩昂的个性,画中从没有虚幻的东西,她不画梦,只画自己的现实,哪怕那现实是冰冷的,她也要让它燃烧起来。

撕裂的美丽

□陆小鹿



春天的某天,我去波士顿后湾科普利广场吃饭,远远看到一幅熟悉的画。一张似男非男的面孔,身着白衣,颈上缠满枝枝丫丫的荆棘,是弗里达·卡罗吗?我加快速度跑过去,原来是个人画展广告,波士顿美术馆博物馆正在举办弗里达画展。

弗里达,墨西哥现代女画家。标志性符号是两条粗黑的眉毛,眉头几乎连在一起。唇上的汗毛颜色也重,好似隐隐的胡须,一时让人难以辨识性别。不过,这只是弗里达自画像中的硬朗形象,生活中的她,远比画中的自己柔美许多。

弗里达有着传奇性的人生。这个不幸的姑娘,6岁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成了一个残疾人。18岁那年,噩运再次降临,她遭遇了一起严重车祸,车祸令她脊椎断裂,本来就瘦弱的右腿更是11处碎裂,最为可怕的是,一根钢筋穿透了她的腹部,导致子宫损伤,骨盆破碎,多颗钢钉植入她支离破碎的身体。

花样年华屡遭打击,再坚强的人也会心如死灰。逆境中,有人会一蹶不振,有人却能绝境逆袭。车祸后的弗里达,浑身打满了石膏,躺在床上不能动弹,她想到了用画画来转移身体与心灵的双重折磨。她开始画自己的生活、哀伤和希望。她的画中有血液、眼泪、钉子,也有植物、花朵、太阳。奇怪的是,她最爱画自己的肖像,她说:

“我画自己,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我画自己,因为我最了解自己。”

弗里达一生创作了两百多幅作品,自画像占了其中三分之一。

画中的她,总是穿着鲜艳的墨西哥民族服装,浓妆艳抹,热烈的色彩感喷薄而出。

她有一头乌黑的长发,画中的她常将头发编成辫子盘在头顶,在发髻中央插上几朵娇妍的大丽花,妩媚妖艳。

自画像中的她,最醒目的还是那两根令人过目不忘的连心眉,像一对飞翔的鸟的翅膀。

因为子宫受损无法生育,她将母爱转移到宠物身上,宠物们也常常被她画入作品中:鹦鹉、小狗、猴子……她最爱的宠物是猴子,她画过很多幅与猴子在一起的自画像,小猴子一双乌溜溜的黑眼珠和弗里达两根粗粗的黑眉毛相得益彰。

弗里达还喜欢在画中插入丰饶的热带植物,龙舌兰是她偏爱描绘的植物,她热爱大自然,在家居庭院里也种满了苍郁的绿植,那旺盛的生命力正是她对自己的期许。

年轻时的弗里达曾打算学医科,因此在她画作中还可以看到不少人体结构的描绘:血管、心脏、脉搏……这些人体器官,她画得都极为精准。

弗里达最著名的一幅自画像名为《折断的圆柱》,画中人面部、身体上被钉上很多颗钉子,一条纵向的深深的伤口自腹部一直延伸到颈部,将身体分崩为二,与背景开裂的山谷遥相呼应。伤口里有一根断裂的爱奥尼柱式圆柱,代表她折断的脊柱。在她的肩部以及乳房的上下,绑着四道白色的皮带,暗喻她支离破碎的身体靠这些依托才得以整合。

她披散着头发,裸露着身体,肌肤光滑细腻,乳房浑圆坚挺,但曼妙迷人的胴体上,恐怖地被钉上很多颗钉子,弗里达用如此暴烈残忍的视觉冲突,将美好一一打破,眼泪倾泻如瀑,一串一串,这是弗里达美丽而破碎的人生缩影。

我喜欢弗里达的画,她的画充满轩昂的个性,画中从没有虚幻的东西,她不画梦,只画自己的现实,哪怕那现实是冰冷的,她也要让它燃烧起来。所以,她讨厌别人叫她超现实主义画家。

画馆中,前来观展的美国观众很多,他们认真地看着一张张图解。当天展出的画作真迹不算多,十幅左右。大量展出的是弗里达日常的生活照片:挂在墙上的一团金属绑带、搁在浴缸里的一副拐杖、靠在墙壁旁的一双假肢……触目惊心。还有她用过的日常生活品:雕着花纹的樟木箱子、烈焰一般的红色裙子、绘有热带植物花卉的深色水罐……花红柳绿,生机勃勃。

无比痛苦,无比华丽。夹杂在如潮人流中,我突然想到这八个字。这八个字就是弗里达的人生真实写照。她就像一株带刺的玫瑰,在墨西哥大地上不屈地开放,寂静地凋零,生命如露水般短暂,画作却如琥珀般隽永。

杨先生虽为小小说文体的倡导者,这个大咖级的人物,却不摆谱,不端着,人极是随和。只要抽得出时间,杨先生就会与我聊小小说。

杨先生

□红辣子



对我来说,说到杨先生,得提小小说。

喜欢上小小说,应该是1990年代。但真正与小小说结缘,则是2008年。那年9月,很意外地收到一本《小小说选刊》,翻看目录,里面有我的一篇文章。再细读,所刊小小说作品均纸短情长,小中见大,既简约精致,又尺幅波澜。从此喜欢上这本杂志,常年订阅。偶尔手痒,也会写上几篇。2010年,《微型小说选刊》转载了我的另一篇文章,更是激发了我对小小说写作的兴趣。

虽然很是喜欢小小说,但对如何写好小小说,其实还是有些茫然,若无高手的点拨,我便是一根暗哑的琴弦。

很庆幸遇到了杨先生。

2013年,有朋友将我的一篇博文推荐给杨先生。杨先生很是喜欢,决定予以转载,随后,我与杨生成了QQ好友。

中国作协主席铁凝曾说,“新时期以来,河南文学创作还有一个极大亮点,就是以《百花园》《小小说选刊》为根据地形成的以郑州为龙头的全国小小说创作中心,它以充满活力的文体倡导与创作事件,有力地带动了全国小小说的发展”,而杨先生,正是《百花园》和《小小说选刊》两家杂志的主编。

经师易得,人师难寻。杨先生虽为小小说文体的倡导者,这个大咖级的人物,却不摆谱,不端着,人极是随和。只要抽得出时间,杨先生就会与我聊小小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QQ,就是杨先生对我传道授业解惑的网络课堂。我和小小说有关的知识,几乎有90%以上来自杨先生——小小说具备短篇小说的人物、情节、故事等要素,但,小小说不是故事。小小说只有一两千字的篇幅,最忌言之无物,容不得要花招,所有的艺术手段,只能用来为内容服务,它注重思想内涵的深刻和艺术品质的锻造……

在杨先生的引领下,我还学会了从立意、结构、语言等方面去品读、鉴赏小小说作品。我读孙方友,因为他“用传奇书写传奇”,读墨白,因为他是“小说叙事的百变高手”。还有赵新“浓郁的乡土情结”,王奎山“一路吟唱的乡村传奇”,尹全生的硬朗文风,珠晶的别致话语方式……

可以说,是杨先生,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向小小说创作的大门。后来看到有人撰文盛赞杨先生“倡导与规范小小说文体,发现、扶持、培养、组织和造就小小说创作队伍”,我真是感同身受,由衷赞同。

渐渐地,我敢将习作发给杨先生了。若杨先生看中,他会给我竖几只拇指,夸我“有立意,懂留白”,或“小女子,大气象”,看不中

向一生只做一件事的杨先生致敬。